

<<阿里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阿里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255033

10位ISBN编号：753925503X

出版时间：2010年1月

出版时间：江西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毕淑敏

页数：28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阿里>>

内容概要

首部关于西藏阿里的小说。

阿里。

阿里是一座高原——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辽阔最高远的地方。

“阿里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”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遥远的地方问。

“阿里的意思不是‘我的’‘我们的’。

”那女孩轻轻地回答。

## 作者简介

毕淑敏，女，1952年出生于新疆，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。1969年入伍，在喜马拉雅山、冈底斯山、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。1980年转业回北京。

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，开始专业写作，共发表作品300万字，著行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《血玲珑》、《拯救乳房》、《女心理师》。

曾获庄重文文学奖、小说月报第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十届百花奖、“当代文学奖、陈伯吹文学大奖、北京文学奖、昆仑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青年文学奖、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、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。

## &lt;&lt;阿里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阿里 阿里。

阿里是一座高原——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辽阔最高远的地方。

“阿里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遥远的地方问。”

“阿里的意思就是‘我的’，‘我们的’。”

“那女孩轻轻地回答。”

银牦牛尾 拔鲁不停地在冰河上翻滚。

距离太远，听不到声音，但从溅起的巨大冰块，可以想见惊天动地的破裂。

拔鲁像巨轮沉没，长长的银色鬃毛和冰雪融为一体，庞大的身躯在淡蓝色的冰水中渐渐隐没；它的妻子紧紧跟随，有一种夫唱妻随、前仆后继的英勇……周云墨痛不欲生：“天啊，它们淹死了……”

藏红花 肠管已经冰冷，鲜血不再流淌，水杯的边沿已经冻住。

高羔子气力耗尽才做妥一切。

他舒舒服服地看着森凛的天穹，云霞幻化成一个个胖胖的婴儿，在那里微笑，嘴唇由于藏红花的浸染，艳丽如火。

补天石 尤天雷青春的肌体，完全展露在冰冷的水泥停尸台上。

强健的胸肌，硕长的四肢，像标准的运动员塑像。

唯有腹部破烂不堪，遗下一个血腥洞穴。

朱端阳撕扯大团脱脂棉，像絮褥子一样，絮进尤夫雷的肚子；然后用一贴新的伤湿止痛膏，换下手腕处那已灰脏的一块；最后，给他穿上缀有鲜红领章、帽徽的军装。

好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！

昆仑殇 即使肖玉莲不留下遗言，她的尸体也无法运走，这里虽已临近无人区边缘，但每个活着的人也都临近了死亡的边缘。

甘蜜蜜只是从身旁医生手里接过行军锹，立在肖玉莲头前，留下一个标志。

从此，这里不能再称做无人区了。

一个美丽绝伦的女兵长眠在这里。

## 章节摘录

那时候，每年临近“五一”，老百姓捐赠的春节慰问品，才能运到阿里高原师。

和慰问品同时抵达的，还有信——整整一个冬天攒下的信件。

军邮车像穿山甲似的拱雪而来，明日还要满载而下。

信从邮袋里像碎木屑般倾泻而出，将通信科的库房塞满。

“走！

周一帆，去看信！

”游星不由分说，扯起我就走。

我自然是极想早一点看到家信的。

但是不成，我是班长，高原师第一批女兵的第一任班长。

领导早已明确规定：军邮车到来的日子，任何人不得进入通信科私查信件，只有等待有关人员将信分批分拣送出。

鉴于出现过众军人哄抢信件，造成大量信件在山风中遗失的严重事件，军邮车上山的那一天，通信科加派持枪双岗。

我没动，游星也终于没动。

她父亲是高原师所属军区的副司令员。

我是囿于小小的职务，以身作则。

她大概想起了威严的爸爸，要给老头子争光。

我们傻呆呆地坐着，面对通信科的石头房子，望眼欲穿。

亲人们的最后信息，是去年十月大雪封山前递上来的。

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季，那些信被翻得褴褛不堪，所有的话都像毛主席语录一般，在梦中也能复诵。

现在，就要有新的歌来代替古老的歌谣了。

我的父老兄弟们，在遥远的平原过了怎样一个冬天？

噢，还有春天？

这里的冰雪刚刚融化，那里按节气已是夏天了。

但愿他们健康平安，千万不要遭灾生病。

若是好消息，来得慢一点也没关系，等待充满焦灼也充满期望，像含一枚糖橄榄，值得回味。

若是坏消息，千万不要来！

还是让我保存去年冬天最后的印象吧。

不！

不对！

要是坏消息，还是快一点来吧！

道路已经开通，可以给家人寄钱寄药，附上一片迟到的孝心。

实在不行，还可以向领导苦苦央求，放我下山，回家去看看，也许还赶得上……别想得那么坏，也许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又接到一封平安家信…… 炉子上的大瓷缸咕嘟地冒着泡，好像镀满茶锈的缸子底蹲着一只不安分的大蛤蟆，高原气压低，水不到80度就开，冲不开茶叶。

于是人手一个小水桶般的茶缸，成天蹲在炉台上，煎出中药般浓郁的茶汁。

“哪天咱们下了山，喝用开水沏出来的茶，也许另是一番滋味，就像生苹果和熟苹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

”心里想的是信，我嘴上却这么说。

游星不答话。

她不喜欢我的故作轻松。

“信来啦！

”有人在外面像报童一样高声呼唤。

我们腾地蹿起，全然不顾高原上不许贸然奔跑的禁令。

第一批信件中，我两封，游星一封。

## &lt;&lt;阿里&gt;&gt;

我忙不迭地撕开信封。  
动作太匆忙，连着信瓢扯下一缕，风筝飘带般耷拉着。  
一目十行看下去，看着看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——妈妈病了！  
急忙去看信尾处的落款，是去年十二月的事。  
后来怎么样了？  
我亲爱的母亲到底是好些了还是更……加重了？  
我不敢把事往坏处想，可不祥的预感像发面酵素，越胀越大。  
我手哆嗦着，揪出另一封信的芯，恨不能从纸背面看出吉凶来。  
却是一位多年没见过面的亲戚写来的，听说我在高原，托我买妇科良药藏红花。  
气得我直想把信撕得粉碎。  
妈妈，您老人家怎么样啦啊？  
真是忧心如焚！  
“我这个同学来信骂我不够朋友，说她上封信问我的事，为什么不答复？  
谁知道她上封信说的是啥？”  
游星把空信封摇得像把蒲扇，“怎么样？  
咱们到通信科去找信吧？”  
“这一次，我没有拒绝。  
宁愿挨批评，也不愿忍受这种煎熬了。  
众人的目光，追随着我们：这俩兵胆子够大的，竟敢私闯禁地。  
游星义无反顾地走在前面，好像她是我的班长。  
通信科的岗哨枪刺闪闪亮。  
我稍踌躇，游星大步凛然地闯过去，像刘胡兰一样英勇。  
两位哨兵大概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，竟被震慑住了，或许以为我们有什么特许，竟一声未吭。  
尽管我们对信件之多早有准备，还是对眼前的景象大吃一惊。  
人们解开鼓囊囊的军邮袋的封口铁丝，成千上万封信就像窒息过久的鱼群，倾泻而出。  
人们揪着军邮袋的犄角，拼命抖动，生怕有一封信掖在夹缝里，信像山洪暴发似的积聚起来，淹到人们的膝盖、大腿根、直至腰腹……无数信件色彩斑斓地翻滚着，通信科的库房好像信的游泳池。  
通信参谋们艰难地涌动其中，把一封封信分门别类拣好，然后马不停蹄地转送给望眼欲穿的弟兄们。  
缺氧加上信的压抑使精壮的小伙子们气喘吁吁。  
“嗨！  
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”  
“参谋孔博半个身子陷在信堆里，像发现了国境那边的特务一样叫起来。  
“像平常那样走进来的呗！”  
游星轻松地回答。  
“既然进来了，就暂且不要出去。  
不然出出进进如履平地，你们挨不挨我不管，我可是担当不起。  
”孔博不耐烦地挥挥手，他手中恰好拿着一个硕大的牛皮纸信封，呼呼作响。  
“那封信是我的！”  
“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，信被摔得哗哗作响。  
“你也没看，怎么就知道是你的？”  
“孔博不屑地瞄了一眼。  
“只有我爸爸才会用旧牛皮纸袋子糊这种大信封，因为我说过一次，阿里路太远了，街上买的信封不结实，都磨破了……”我几乎呜咽起来，去抢孔博的手。  
孔博的眼珠瞪得像牦牛，他的嘴唇翕动，读出了信封上我的名字，然后把信郑重递给我。  
这是一封最新鲜的信，妈妈的病已经痊愈了！  
我感激地冲孔博笑笑。  
他停止了选信，正关切地注视着我，他很高大，信的海洋把别人堵到胸口，对他才到军装的第三颗纽

## &lt;&lt;阿里&gt;&gt;

扣。  
恰好那一片“海域”以白色信封为主，这使他更像一座矗立在白色底座上的标准军人胸像，英俊潇洒。

孔博讨好地把卫生科的信件都递过来。

我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“我可不想在众目睽睽下拆阅私信，半年的喜怒哀乐，浓缩到短短几分钟内，要真是再有什么揪人的信息，我也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肌。”

游星说：“不走，信还没拣完呢！”

出去了再想进来可不容易！

“孔博赞同游星，说：“留下帮忙吧。”

要是领导批评，我替你们说话！”

“眼睛却看着我。”

想早些得到更多信的愿望，像饥饿中的食品，在不远处强烈地散发香气，我点点头，豁出去了。

我们帮着分信，手忙脚乱。

发现一封自己的信，就无所顾忌地撕开，贪婪地阅读。

“我们该走了。”

“游星懒洋洋地对我说，全失了刚才的锐气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不是说好了吗……”孔博比我还莫名其妙。

“该来的都来了。”

就是拣到天亮，也不会有我一个便条了。”

“游星打了一个哈欠。”

她并不像一般女孩在这种时候忙用手掩住口，而是大张着嘴，我们看到她雪白的牙齿和柔软而鲜艳的舌头。

不知她的同学和她探讨的问题如何，她手里只有薄薄几封信。

我的信还远没有收完。

一个军人对他能收到多少信，是有大致的估计的，犹如经验丰富的老农预测自己能打多少斤麦子。

“好。”

“我说。”

既然妈妈病的悬案已经解决，我重新想起自己的职责。

“那你们把卫生科的慰问品带回去吧。”

“孔博似乎很想给我们多找点麻烦。”

“不带不带！”

那么多东西，还不把人压趴下。

反正人手一份，早晚都有我们的，我才不当这苦力呢！”

“游星没好气地说。”

“早拿晚拿自然都有一份，没人贪污你那份军饷，可袋里的货色是不一样的。”

“孔博不动声色地说。”

这一手果然厉害，游星是什么都想拔尖的角色。

慰问袋可不是制式产品，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，谁知道袋子里装着什么秘密？”

“在哪呢？”

“游星问。”

成千上万个慰问袋堆积在一起，又是别一番景象，它们大多是红布缝制的，映出娶媳妇般的热烈。

每一个都裹得鼓鼓囊囊，显出莫名其妙的棱角，引起对内容物的无限遐想。

“你们随便挑。”

“孔博像一个慷慨的地主。”

## &lt;&lt;阿里&gt;&gt;

游星偏不听从指点，绕过大堆，直取单放的一小撮。

孔博不客气地说：“别动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偏要动！

游星才不管这一套呢，两把扯开绣着金色五星的花布袋，只见里面是条绣花汗巾。

“这有什么呀，我还不稀罕要呢！”

游星嘟囔着，甩到一边，再接再厉地翻找。

又扯开一袋。

一双修长的鞋垫蜷曲着掉出来，上面绣着一对绿莹莹的鸟，丝线缠绕，十分精致。

“这袋我要了！”

游星抓着不撒手。

“先看看你能不能用吧？”

我提醒她。

游星把小巧的脚丫从毛皮鞋里退出来，金鸡独立地比量了一下，长出一大截。

那位痴情女子是为一个有着修长足弓的高大男子预备下的。

“我可以把前面剪掉一截。”

游星思忖说。

“多好的东西，那样岂不可惜！”

贪污和浪费可是极大的犯罪。

孔博抱着双肩，一副于心不忍悲天悯人的模样。

“可惜啦？”

怪不得藏得这么隐蔽，原来是私房，给自己预备的！”

游星将鞋垫甩回去，嘴里不依不饶。

“这都是相好的众弟兄托我给留出来的，你们若是喜欢，就拿走。”

孔博说的是实情。

年轻的军人们在白雪皑皑的高原，抚摸着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精美的绣品，当然有许多美好的联想。

他们会在没人的时候，独自对着那花儿鸟儿发呆。

夜晚，会有模糊而美丽的身影，穿行于他们的梦乡。

“留着你们单相思吧！”

我们只想找点吃的，是吧？”

游星冲我闪闪眼睛，示意我同她一块清理慰问袋。

整整一个冬天的脱水菜和干羊肉，我们的舌尖已经不记得饱含汁液的食物是怎样的感觉。

顾不得矜持，我和游星流水作业，解开一个又一个小红口袋。

花生，走油了。

瓜子，哈喇了。

沙枣，名副其实揉搓成沙尘一样的粉末。

偶尔还有面粉青油烙成的子一类吃食，被漫长的搓板路颠簸得风尘仆仆如出土文物…… 我们面面相觑。

“撤吧！”

游星惨然叹了口气。

孔博也再找不出什么理由挽留我们了。

突然，我们闻到了一股奇异的清香。

香味游蛇似的牵引着视线，我们看到一个毛茸茸的粗糙袋子，“八·一”两个字都快粘到一起了。

“这准是个又胖又黑的丫头绣的。”

游星很肯定地说，伸手去解带子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我挺吃?。



<<阿里>>

“凡是这样的姑娘都比较笨。

”游星是白而窈窕的，很自信地说。

孔博和我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自然是不赞成。

但我们来不及说什么，那清香像滴入盆中的墨水迅速弥散，笼罩了我们的肺腑。

我们头顶着头，凑近了绣工拙劣的小袋子。

<<阿里>>

编辑推荐

岗位波钦峰下，毕淑敏工作十一年，向你讲述海拔4500米以上的神秘。  
阿里号称西藏的西藏，世界屋脊的屋脊，东方的奥林匹斯山。

孕育了象雄、古格两大文明 佛教、苯教认为阿里是世界的中心 佛教如来佛祖居住地，苯教始祖辛饶米沃出生地 耆那教创始人勒夏巴哈解脱地，印度教湿婆大神驻锡地 印度教财神阎婆罗的国度，周围群山是财神的宝库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